



外交官杂记丛书

李同成/主编

听不到枪声 的战争

外交官杂记丛书

李同成/主编

听不到枪声 的战争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听不到枪声的战争/李同成主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外交官杂记丛书)

ISBN 7-80610-785-1

I. 听…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586 号

外交官杂记丛书

听不到枪声的战争

李同成/主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泉州市新华路 29 号 邮编: 362000)

开本 850×1168 1/32 5.5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80610-785-1

I·144 定价: 8.6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1995 年外交部外交笔会主编的“中国外交官”丛书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这套丛书旋即售罄。几年来，我们离开工作岗位的外交官们继续伏案笔耕，又写出数十万字的文章，外交笔会将之分类汇编，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外交官杂记”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 5 卷，作者们写的都是自己在国外的亲历、亲见、亲闻，读来引人入胜，大大开拓视野。如果说这套丛书与第一套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内容更广泛，更丰富，更富有可读性。这套丛书通过介绍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和复杂多变的外交事件，不仅烘托出我国外交事业半个世纪来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显示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相信，读者也会喜欢这套丛书。

我们外交笔会是 1993 年底成立的。今年 1999 年在喜迎我会成立 6 周年之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的时候，向社会献上这套丛书，我们深感欣慰。今后我们将再接再厉出版更多更好的外交图书。在此我谨代表外交笔会所有同仁，向广大读者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为出版本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鹭江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

符 浩

1999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听不到枪声的战争	刘静言 (1)
海湾战争应变记	周万里 (37)
难忘的岁月	时延春 (55)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揭秘.....	李同成 (75)
马岛战火在我们身边燃烧	刘静言 (89)
初到南美的一段经历	刘静言 (113)
荷兰驱赶我代办事件真相	沈韦良 (124)
霍尔木兹海峡在我耳边咆哮	袁鲁林 (133)
战斗在开城的年轻人	杨冠群 (156)

听不到枪声的战争

刘静言

1989年夏季，一场骤然而起的政治风暴夹着电闪雷鸣袭击了东欧和苏联，震撼了整个世界。波兰出现了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人掌权的政府，匈牙利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多元化浪潮冲击下让出了国家领导权，在民主德国，“柏林墙”一夜之间被推倒，保加利亚和捷克已面临政权易手的危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内部正酝酿着巨大的骚乱和动荡，连建国70余年的“老大哥”苏联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世界上还会发生什么，谁也难以预料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是一场特殊的战争。虽然没有炮声轰鸣，硝烟弥漫，却看得见城池陷落，国家易帜。

正是在这个动荡、多事的秋天，我们奉命从驻巴西圣保罗总领馆直接调任到驻尼加拉瓜大使馆工作。当我们的座机飞临中美洲上空时，我透过舷窗俯首下望，但见前下方仿佛有条白色绸带时隐时现地在飘动，那是太平洋的波涛撞击中美洲西海岸溅起的浪花。我知道，我们的脚下正是那连接南北美洲的中美地峡，它的东边当是浩淼的大西洋，扼守两洋的巴拿马运河从这里穿过。可叹的是，中美洲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未给这里的人民带来福祉，反而使这个地区成了现代史上世界列强争夺的战场，给地峡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中美洲诸国上空常年战云密布。我们奉命出使的尼加拉瓜便是近一二十年来中美洲各国中局势最动荡、情况最

复杂的一个。

一个时期以来，在美、苏两霸遍及全球的激烈争夺中，尼加拉瓜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地区“热点”。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未来的驻在国里，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是外交官见惯了的鲜花、美酒，还是吉凶难卜的政治风云变幻？

在桑地诺的国土上

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市坐落在一片丘陵起伏的坡地上，依傍着马那瓜湖的万顷碧波。中国大使馆靠近市中心，紧挨着一个早年留下的火山口，如今它已积满了雨水，四周攀藤结草，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天然湖泊。大使官邸则位于城市的西郊，首都主要交通干线之一的马萨亚公路10公里处。每天清晨，当我们驱车沿着这条公路驶向使馆时，呈现在眼前的总是映在马那瓜湖面上的满天朝霞和金字塔般高耸云霄的莫莫东戈火山，一幅典型的尼加拉瓜风景画。

尼加拉瓜只有14.8万平方公里面积，却是中美洲幅员最广的国家，它境内的尼加拉瓜湖和马那瓜湖是中美洲最大的湖泊，素有“淡水海洋”之称。这里火山众多，姿态各异。我们看到尼加拉瓜风光，一如人们传诵的那么秀丽。

然而，当我们走在首都马那瓜的街头时，却被另一幅景象深深震撼。我们看到的是一座被1972年大地震的天灾和长年战乱的人祸摧毁得满目疮痍、形同废墟的城市。整个市区除了一幢10层的高楼和寥寥可数的几幢像样的建筑物外，其余的几乎都是残垣断壁和低矮的平房，周围野草丛生，不时还有村童赶着牛羊在道旁放牧。马那瓜恐怕是世界上极少数没有商业中心的城市之一，谁

也说不清哪里是真正的市区，哪里开始算作郊外。经济的萧条和物资的匮乏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凄凉冷落。有的同志揶揄说，“这里倒像是提前消灭了城乡差别，没有人说得清自己是住在城里，还是生活在农村”。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马那瓜市除了南北中3条主要公路和屈指可数的几条大街有名称外，其余街道和住家一概没有街名和门牌号，打听一个地址只能靠描述周围景物来识别，中国大使馆的地址写的是：“波罗尼亚区军人医院向东600步处。”

由于中美洲形势的特殊性，早在来尼加拉瓜之前，我们就经常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曾为这个遥远国家的命运担忧，也曾为这个弱小民族的抗争精神感动。过去常听拉美朋友感叹，“拉丁美洲的悲剧在于离开上帝太远，离开魔鬼太近”。我觉得尼加拉瓜可以说是这个悲剧的缩影。一个仅有300余万人口的小国离北美超级大国近在咫尺，一向被美国视为保护国，本世纪里两度被美国直接出兵占领。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更是成了美国必欲拔除的眼中钉。

当我们离开巴西时，一位巴西朋友对我们说：“尼加拉瓜是个贫穷的小国，但却是个英勇不屈的民族，我们拉美人从心里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斗争。”我们知道朋友的话是真诚的，尼加拉瓜人民的确有一部辉煌的反帝斗争史。自1926年起，民族英雄桑地诺领导的抗美游击队便开始活跃在尼加拉瓜的崇山峻岭之中，并最终把美国占领军赶了出去。桑地诺本人后来遭到了亲美势力的暗杀，杀害他的刽子手索摩萨在美国扶植下当上了总统。索摩萨家族在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延续了40余年。然而，桑地诺的精神并未泯灭，桑地诺的旗帜始终鼓舞和指引着尼加拉瓜人民。卡洛斯·丰塞卡便是继他之后的又一位反帝先锋。他和他的战友们于1961年创建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继续领导反帝反独裁的武装斗争。他不幸于1976年在山区的战斗中牺牲。3年后，桑解阵领导的革

命取得了全国胜利，宣告了索摩萨王朝的彻底覆灭。我们在抵达尼加拉瓜后不久，便在尼加拉瓜外交部礼宾官员的陪同下，来到市中心瞻仰丰塞卡墓。丰塞卡的陵墓绿树环绕，与无名战士墓相毗邻。一盏长明灯日夜陪伴着这些在革命斗争中倒下的先烈英魂。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把一只缀满热带鲜花的花环献在了这些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而献身的先烈们的墓前。

经历了近 20 年苦战，尼加拉瓜人民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终于在自己历尽苦难的国土上建立起了第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民族复兴政府，与古巴革命遥相呼应，犹如两把尖刀，插在美国的眼皮底下。

进入 80 年代后，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尼加拉瓜亦被卷入了这场国际斗争的漩涡，从而给尼加拉瓜人民带来了更漫长的战乱、更沉重的负担和加倍的贫困。

“热点”在消失

尼加拉瓜是在革命胜利后第六年同我国建交的，它是整个中美洲惟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志良作为驻该国的第二任大使，满怀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期望和热情，来到了这个幅员不大，却有着特殊重要性的国家。然而，我们又是伴着暴风骤雨而来的，风暴已给尼加拉瓜上空带来了满天阴霾。虽然我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得到了驻在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合作和关照，但大家的心情却很压抑，对国际上发生的一切感到突然、愕然。东欧各国驻尼加拉瓜的使节们更是普遍陷入了迷茫和惶惑。一位刚从东欧返回的大使向我们讲述了亲眼目睹的国内政治变化，新政权上台后刻意要从内容到形式彻底消除共产党留下的一切痕迹，取下了建筑物上的红星，推倒了为共产党人修

建的纪念碑和雕像，改掉了过去所有具有革命色彩的街道、广场的名称。共产党员都被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赶下来。“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如此冷漠，如此不可思议。”他百感交集。这些外交官的处境的确十分困难。一些尼加拉瓜朋友十分感慨地对他说：“这世界形势变化得实在太快了，最近以来，这些东欧国家的大使们过的都是今天难料明天为谁家天下的日子。有的大使，昨天还在评论邻国的政局变化，声言自己的国家情况不同，不会发生此等事件，谁知话音刚落，第二天自己的国家也在改朝换代，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那些日子的政治空气是压抑的。清晨起来，翻开报纸，跳入眼帘的是转载自西方报刊、连篇累牍的关于“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评论和报道。夜晚打开电视，出现在荧屏上的是一些不厌其详地描述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混乱的镜头。当我从荧屏上看到巨大的列宁塑像被推倒在地，又被踩上了一只肮脏的脚时，我感到自己的心在颤抖。

这场风暴带来的不但是相当于一场战争造成的政治巨变，也带来了对每个人心灵、信仰和观念的冲击和挑战。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翻腾的世界。那些日子在美国的迈阿密，一些人早就按捺不住地在摩拳擦掌，他们是尼加拉瓜和古巴革命后流亡到美国的反动势力。世界形势的变化使他们兴奋不已，他们一面在为“拉丁美洲彻底摆脱共产主义威胁”干杯，一面宣誓要在尼加拉瓜和古巴“重建民主”。

曾几何时，尼加拉瓜以它特殊的政治、战略地位，成为东西方“冷战”中的一个“热点”，像一个炙手可热的世界级政治明星，三天两头地出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尼加拉瓜领导人一度成了当代反美英雄的代表。如今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昔日的“热点”正在随着冷战行将结束而渐渐消失，来自苏联、东欧的援助中断，贸

易锐减，以往苏联和东德以贷款方式提供的石油如今需要用现款来支付。这对全部石油依赖进口的尼加拉瓜，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尼加拉瓜好似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看不见导航的灯光，找不到避风的港口。这是何等心惊胆颤的境遇！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经过近 20 年武装斗争和 10 年执掌政权之后，如今又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危险的政治赌博

我认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主要领导人、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是在抵达马那瓜不久，我和使馆主要外交官陪同大使前去向总统递交国书。在一片耀眼的闪光灯照射下，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的中年人站在接见大厅中央接受中国大使的国书。这是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微黑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修剪整齐的短髭。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少校。那是一次官方礼节性会见，谈话中双方都表达了继续加强中尼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自此以后，我们便经常在一些官方和外交活动场合见面。奥尔特加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刚强和充满自信。1979 年他是带领游击队的战士们在民众欢呼声中开进马那瓜的桑解阵十大司令之一。推翻索摩萨独裁政权后，他成了新建立的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在胜利后执政的 10 年中，他从未在美国武装干涉威胁和政治恐吓面前屈服过。他深信人民是拥戴他的。1984 年 11 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为了向美国和全世界显示其革命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断然决定要在尼加拉瓜首次举行全国直接选举。结果桑解阵取得了胜利，奥尔特加当选为共和国总统。5 年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迫于国内外形势，

又押下第二次政治赌注：决定在 1990 年春天提前进行全国大选。其下届总统候选人仍然是丹尼尔·奥尔特加，其他党派均可自由参加竞选。为显示此次选举的公正性，尼加拉瓜政府宣布愿意接受一切国际监督。我们正是在这场新的政治较量拉开序幕、竞选运动开始进入高潮时来到尼加拉瓜的。当我们关切地问起这场选举的前景时，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从奥尔特加总统到基层领导干部，无不表示信心十足，志在必胜。但也有不少人，特别是使团成员和外国观察家们，都认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对它十分不利变化的情势下提前大选，是下了一着险棋，弄不好会满盘皆输。有人干脆说，这是在玩危险的走钢丝游戏，摔下来可能粉身碎骨。大家都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捏着一把汗。

揭开角逐的序幕

尼加拉瓜政府同意提前大选无疑落入了美国设计的圈套。美国政府大力资助、扶植了一个“尼加拉瓜反对派联盟”，并精心物色和推出了一个在政治影响上堪与执政的桑解阵一争短长的人物——比奥莱塔·查莫罗夫人。她作为 10 个反对派组织联合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准备与现任总统奥尔特加一争高低。

我们在认识查莫罗夫人之前，先结识了她在桑解阵政府中任职的两个子女。那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我们正和几位尼加拉瓜报界的朋友在聊天，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他亲热地和大家寒暄。我们的记者朋友米格尔向我们说：“认识他吗？”我们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桑解阵机关报《街垒报》的社长卡洛斯·查莫罗，他是反对党联盟主席、下届总统候选人比奥莱塔·查莫罗夫人的小儿子。”

朋友停顿了一下，深深吸口气，接着说：

“你们外交官要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和当前的尼加拉瓜政局，必须了解这个查莫罗家族。它在索摩萨家族执政前的很长时期里主宰过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历史上查莫罗家族出过好几位总统、部长等政界要人，几乎垄断了这个国家的全部新闻业。比奥莱塔的丈夫佩德罗·华金·查莫罗是当年尼加拉瓜最有影响的报纸《新闻报》的社长和解放民主联盟领导人。1959年他参加了反对索摩萨统治的斗争，而且成了反索摩萨阵营的中坚分子，1978年遭索摩萨政府的特务暗杀。这一事件导致了尼加拉瓜全国规模反独裁斗争的高涨。比奥莱塔妻承夫志，继续反对索摩萨政权，并从此开始从政。革命胜利后，她曾担任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委员，1980年因与桑解阵发生政治分歧而辞职。这次她出来竞选总统，得到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全力支持。在今天的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恐怕很难找到另一个能像她这样既得到美国支持，又可为中间群众接受的人物了。无疑，她丈夫的最后遭遇可以为她赢得不少选票。还有一点十分有趣，他的4个子女中，一子一女在现政府任职，小儿子卡洛斯是党报社长，女儿伊萨贝尔是外交官，其夫婿为尼加拉瓜驻西班牙大使，都是坚定的桑解阵分子。另两名子女是全国反对派联盟成员，长子佩德罗与母亲立场完全一致，坚决支持母亲出来竞选。长女克里斯蒂娜是反对派喉舌《新闻报》社长，特别是女婿拉卡约，现在是查莫罗夫人的主要助手，反对派联盟的主要智囊人物。这一家子的内部矛盾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局一样错综复杂。”

查莫罗家族的历史和现状我们虽也早有所闻，但经朋友这一介绍，更觉概括和生动。我们和伊萨贝尔也是在某次社交场合相识的。她年轻、漂亮、热情奔放。随着竞选运动日益白热化，我们同她多次谈及大选前景问题，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断言母

亲无望取胜，下届总统非奥尔特加莫属。政见的分歧造成的话不投机使查莫罗一家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卡洛斯和伊萨贝尔平时极少回家，只是在母亲生日和圣诞节才回去一趟。至于担任副外长的侄儿哈维尔·查莫罗，据说平时见了这位婶娘，彼此连招呼都不打的。留在查莫罗夫人身边的只有大儿子、大女儿和女婿。

推举查莫罗夫人出来竞选的反对党联盟包括了从右翼保守党、自由党到“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等 10 个反对派政党。它们结成了一个共同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挑战的临时联盟。在推举总统候选人问题上，他们也曾长时间争执不休，最后还是美国大使馆拍板定案，由查莫罗夫人出马。

除了奥尔特加和查莫罗夫人这两个主要竞选者外，另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候选人是艾登·帕斯托拉，此人曾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一名领导人，因骁勇善战而著称，人称“零号司令”。攻进马那瓜市的时候，他率领部队第一个把桑解阵的旗帜插上了议会大厦的屋顶。后因与桑解阵其他领导人政见不合，离国去了哥斯达黎加。这次他回国参加总统竞选，标榜要为尼加拉瓜开辟一条既不同于桑解阵的极“左”路线，又有别于反对党全国联盟的右翼政治的“第三道路”。在政治倾向两极化的尼加拉瓜，支持帕斯托拉中间路线的人寥寥无几。一般人都认为，此人出来竞选，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在于挖掉桑解阵的部分选票，以确保反对派能获得最后胜利。

为用合法手段推翻桑解阵政府，美国把“宝”押在了查莫罗夫人身上。

干涉的黑手

马那瓜市西郊的巴拿马小区绿阴匝地，鸟语花香，连气候也

比别处凉爽，这里是首都的高等住宅区。在热带花木掩映中，有一大片建筑群被高高的围墙保护着，此处就是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近年来，由于美尼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已召回大使，将两国关系降至临时代办水平。然而，在一般尼加拉瓜人心目中，美国使馆始终是策划搞垮桑解阵政府的指挥部。

早在桑解阵上台执政之初，美国即扬言“不能听任（尼加拉瓜）在中美洲输出颠覆”，并开始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进行经济封锁，继而又公开支持和资助了一批反桑解阵政府的武装力量“孔特拉斯”，对尼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场美国一手制造的尼加拉瓜内战一打就是7年，它的目的在于即使不能推翻桑解阵革命政权，也要把尼加拉瓜的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一时期，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逐渐形成了古巴、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三足鼎立的反美格局。正当美国使尽了浑身解数一时难以粉碎这个反美“三角”时，1989年从东欧刮起的那股政治风暴一下子改变了世界格局，给美国带来了千载良机。美国立即加紧着手“整饬拉美后院”。

对古巴这个“硬钉子”，美国当年利用雇佣军武装入侵就曾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只能利用长期的封锁禁运来加剧古巴的经济困难，以压促变，等待时机。

巴拿马的统治者诺列加原本就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上台后不再对美国唯命是从。他同古巴保持了相当热络的关系，又利用美国对尼加拉瓜的经济封锁从中渔利。尼加拉瓜的对外金融往来很多是在巴拿马进行，尼加拉瓜所需的各种紧缺商品都可以通过巴拿马得到供应。巴拿马成了美国从经济上扼杀古巴和尼加拉瓜的一大障碍。诺列加本人也就成了美国首先开刀的目标。

就在这年圣诞节的前夕，美国终于直接出兵拔掉了巴拿马这颗眼中钉。接着，又把打击的锋芒瞄准了它的第二个目标——尼

加拉瓜。美国深知，尼加拉瓜不是巴拿马，那里有一个执政已十多年的反帝革命政权，一支经过多年战争考验、数量可观的武装力量和反美情绪相当强烈的广大民众。在那里，它将要进行的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一场不用枪炮、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这一背景下，尼加拉瓜的“民主选举”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纷纷派出代表团前来“观察”。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众多拉美邻国的监督员、观察员纷至沓来。截止选举前夕，到达尼加拉瓜的国际观察员和外国记者达3000余人，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选举。

失准的预测

马那瓜的天气仿佛随着人们不安情绪的增长而变得更加燥热。90年代第一个新年刚过，竞选活动便热火朝天地展开了。桑地诺解放阵线的积极分子们把这场选举视为与自己命运攸关的大事。他们走街串巷告诉群众，是桑解阵使尼加拉瓜赢得了独立，得到了新生，只有奥尔特加再度当选总统，尼加拉瓜才能继续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土，人民才有希望生活得更好。他们的竞选口号是“投桑解阵的票，一切都将更加美好！”

全国反对党联盟则提出了与桑解阵针锋相对的竞选纲领。他们指责桑解阵连年征战，致使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声言只有查莫罗夫人执政才能扭转乾坤。“为了变革，投查莫罗夫人一票”的竞选口号贴遍了全国的城镇乡村。

伴随着唇枪舌剑的辩论，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竞赛。今天反对党联盟组织10万人的群众游行，第二天桑解阵就动员20万人上街，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面对这场如火如荼的竞选运动，尼加拉瓜人民内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他们将作出怎样的抉择呢？

相当部分曾从桑解阵政府得到过利益的民众，出于感恩心理，准备投桑解阵的票。一次，我们问一位住在马萨亚公路旁做藤制家具的工匠，他准备投谁的票，他答道：

“我家的这块地皮是桑解阵政府给的，我们全家从此有了生计，为了报恩我也应该投桑解阵的票。”

但事情也并不都是如此。有人告诉我们，现如今公开向你表示支持现政府的人，最后并不一定真的都投桑解阵的票，因为许多人担心不这样表态会招致官方的报复。故而“盖洛普”等几家美国颇具权威的民意测验机构多次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公布的桑解阵占绝对优势的大选预测，并不见得十分可信。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老百姓公开的讲话有真假之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们看到了尼加拉瓜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那是一个星期天，使馆组织大家到近百公里外去参观一处地热点——“沸水泉”。凡是到尼加拉瓜的人大抵都要到那里去一览这自然奇观：在一处离火山不远的草地上有两三处泉眼，日夜喷涌出滚烫的泉水，周围一片热气蒸腾……观者无不惊叹上天造物之奇妙。正当我们被眼前景色陶醉时，不知什么时候，身边竟围了一大群当地儿童。他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试着和他们交谈，问他们家在哪里。他们指了指不远处的几间小破木房。我们把带来的饼干分送给了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带我们到他们家去看看，孩子们高兴地跳跃着在前面引路。我们走近一家破房前，看见一名男子正在修理旧农具，一名妇女在忙家务。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向家长们摇晃着手里的饼干，表示我们是好人。家长们呆板的脸色松弛了下来，开始和颜悦色地和我们打招呼和交谈。我探头向屋里看了看，里面只有一张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吊床和几只破旧的板凳。我的心被这赤贫如洗的情景震